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全傳
第四十八回 趙太守奉命捉賊 昆山縣迎請濟公

話說秦丞相起來看牆上寫的兩首詩，是賊人留下筆跡。上寫的是：
乾元宇宙逞英雄，坤刀一口任縱橫。

盜取大位奸邪佞，鼠走山川樂無窮。

化日光天日正中，雲遊四海屬我能。

龍天保佑神加護，偷盜奸臣氣不平。

秦相看下面還有一首是四句，寫的是：

一口單刀背後插，實是雲龍走天涯。

丞相若見俠義客，著派臨安太守拿。

秦相看罷，立刻到朝房，派人遞了請假的折子，然後派人到臨安太守衙門，把臨安太守請來。不多時太守來到，一稟見，來到書房，趙鳳山說：“丞相呼喚卑職，有何吩咐？”秦相說：“我請太守到我家驗勘。昨天晚上竟有江洋大盜，把我的傳家之寶，奇巧玲瓏透體玉鐲一對，十三掛寶貝垂珠鳳冠一頂盜去，臨走還留有兩首詩。”太守一聞此言，嚇的魂驚千里，說：“卑職即刻派人晝夜巡查，帝都之所，人煙稠密，最易藏奸。丞相開恩，候卑職回去，趕緊派差拿賊。”丞相說：“我給太守期限三天，要把賊人拿住，將我的傳家之寶交回。”太守無奈，說：“遵鈞諭。”把賊人所留的詩句抄下來，帶著回衙。

到了衙門，派人請錢塘、仁和二縣，並鎮虎廳所屬的官員，一並前來。等眾人齊到太守衙門，趙鳳山說：“現在丞相府失去玉鐲、鳳冠，相爺把我傳去，給了三天限，緝拿賊人，諸公回衙，趕緊派人訪拿，如有人拿獲賊人，一府兩縣共賞銀一千二百兩，諸公回去急辦為妙，倘賊人逃竄無著落，你我地面疏防之處，恐丞相開參。”

大眾立刻下去回衙，各派妥差，緝捕賊人。三天如何拿得著？錢塘縣知縣劉通英，原是兩榜出身，為人正直，回衙立刻派趙大、王二等八名差役，出去訪拿。仁和縣派田來報、萬恆山出去，標出賞格，務宜各盡心。三天渺無蹤跡，幸喜太守托羅丞相見了秦丞相，又寬限三天。又過了三日，並未見賊的蹤影，仁和縣又求京營殿帥轉求秦相，再寬限三天。府縣就求六部九卿十三科道，這個見秦相寬限三天，那個見秦相寬限三天，不知不覺就是兩個多月的光景，也並未將賊拿住。

這天，太守又去求秦相，秦相說：“我原是給你三天限緝拿，皆因眾人來求，面目相觀，已經兩個月有餘，你並未將賊拿獲，實屬捕務廢弛，我明天必要開參於你。”太守說：“相爺格外施恩，卑職等現在派人去迎請靈隱寺的濟公長老，祇要他老人家一來，要拿這些賊人，易如反掌耳，毫不費吹灰之力。”秦相說：“你提的就是本閣的替僧濟顛和尚？我正想念他，他現在哪裏？”趙鳳山說：“濟公現在我兄弟家中，給我孀母治眼，我已派人去請。”秦相說：“我看在濟公的面上，再給你幾天限，你趕緊把濟公給我請來。”趙太守唯唯聽令，回衙派柴元祿、杜振英帶上盤費直奔昆山，去請濟公。

這天，二人到了昆山趙鳳鳴的門首，叫家人通稟進去，濟公正在書房，同趙鳳鳴談話。家人進來一回稟：“現有臨安太守衙門的班頭，柴元祿、杜振英二人求見。”濟公說：“叫他們進來。”家人帶領兩位班頭來到書房。柴元祿、杜振英先給濟公行禮，然後給二員外行禮，行完了禮，站在一旁，就把臨安之事，從頭至尾一說。濟公聽罷，說：“這件事我和尚得管。”當時就在二員外跟前告辭。趙鳳鳴說：“師父可以明天再走，何以這樣忙呢？”和尚說：“我有事不能久待。”趙鳳鳴立刻吩咐擺酒，給濟公送行。賞了兩位班頭的路費，濟公這纔跟著二位班頭，告辭出來。

離了昆山，順著陽關大路，在道路上飢餐渴飲，曉行夜宿。這日走在道路上，相離臨安祇有三十里路，濟公說：“柴頭、杜頭你們二位願意拿住盜玉鐲、鳳冠之賊，還是不願意？”柴頭說：“那怎麼不願意？”濟公說：“你們兩個人要拿盜鳳冠玉鐲的賊，趕緊走到錢塘關的外門洞裏頭，裏門洞外頭站著一個穿青衣的人，你兩個人過去就揪，把他拿住就是賊人，到衙門領府縣一千二百兩銀子賞格。”兩個人說：“我二人就此前往。”心中甚為喜悅，以為是一趟美差，緊緊往前走。

趕到錢塘關門洞一看，果然有一個穿青衣的人，在那裏站著，兩眼發直，直往東瞧。杜振英一看，喜出望外，說：“柴大哥，你我活該成功！把差事得著，到衙門領了賞，我們三人均分。”說著話，來至切近，掏出鎖鏈“嘩啦”一抖，把那人鎖上。杜振英說：“朋友，這場官司你打了罷！你做的事你還不知道麼？”那人大吃一驚，回頭說：“二位為甚麼鎖我？誰把我告下來了？”杜振英、柴元祿二人一看，認識這人是錢塘門裏炭廠子掌櫃的。柴頭、杜頭一愣，那人說：“二位公差，為甚麼鎖我？”柴杜二位話還沒出來，這時和尚趕到，和尚說：“二位拿住了麼？”柴頭說：“你說叫我們拿穿青衣的，就是此人。”那人說：“和尚為甚麼拿我？”濟公說：“我買你的炭，你不給好炭，淨給煙炭。”柴頭一聽，這話不對，說：“師父，這人不是盜玉鐲的賊。”和尚說：“不是，我跟他鬧著玩呢。”柴頭趕緊把鐵鏈撤下來說：“師父，這可不是鬧著玩的，無故鎖人家。幸虧他是老實人，要不然，人家不答應。”和尚說：“我倒不是撒謊，你們二位太走快了，賊還沒來，你們先來了，跟我走罷。”那人也不敢說甚麼。

和尚帶領柴、杜二班頭進了城，往家走了不遠，和尚說：“柴頭你瞧差事來了。”用手一指，柴頭是久慣辦案的人，抬頭一看，見對面來了一人，兩眼東瞧西望，手中拿著包裹。柴頭看此人有些形跡可疑，二人迎上去說：“朋友，你別走了，你的事犯了。”那人一聽，拔頭就往南胡同跑，柴、杜二位隨後就追。這個人腳底下甚快，二人追進這條胡同，一直往南，和尚也後面跟著追。那人跑出口口往東一拐，就往北進了二條胡同，柴頭杜頭緊追賊人跑出北口。應該往東，他又往西跑，賊人豈非智哉？復反進了頭條胡同。焉想到和尚在那裏等著，用手一指說：“好賊，哪跑？”把賊人用定身法定住。和尚就嚷：“拿住了！捉拿賊！”本地面官人過來說：“和尚，他是賊，把他交給我們罷！”和尚說：“交給你，你放心我不放心。”正說著，柴元祿、杜振英趕到說：“師父你老人家放開，我把他鎖上。”本地面官人一看認識，說：“柴頭，你把他交給我罷。”柴頭一看，是本地面官人，可不知姓甚麼。柴頭說：“你姓甚麼？”那人說：“我姓槐，我們夥計姓艾，我叫槐條，他叫艾葉。”柴頭說：“你們兩個人幫著送到秦相府罷，到了相府，把賊交給相爺，聽候發落。”二人答應，同著濟公押著賊人，來到相府門首。

相府當差人等，都認得濟公，眾人趕過行禮，到裏面回稟相爺。相爺正在客廳，同錢塘、仁和二位知縣、知府趙鳳山辦公事。家人進來說：“回稟相爺，現有靈隱寺濟公，同著太守衙門兩個班頭，押著一個賊人，現在府門外來見。”相爺吩咐有請濟公，家人來到外面說：“我們相爺說了，衣冠不整，在客廳恭候，有請聖僧！”羅漢爺往裏直奔，相爺降階相迎，趙太守打恭，謝過濟公給母母把眼治好。來到裏面落座，錢塘知縣、仁和知縣二人不認得濟公是誰，一看是個窮和尚，“怎麼相爺、太守這樣恭敬他？”心說：“這窮和尚有甚麼能為？”見濟公與相爺分賓主落座，先談了幾句閑話，敘了離別。秦相說：“師父，我聽說你老人家走在道路上，把賊拿來？”濟公說：“可不是，我聽說相府失盜，案情緊急，我稍帶著把賊拿來。”秦相一聽，心中甚為喜悅，吩咐家人：“把賊給我帶上來。”下面答應，到了外面說：“相爺吩咐把賊人帶進去審問。”柴元祿、杜振英二人，先把賊人包袱搜出來，還

有單刀一把，留在外面，把賊人帶進去，跪在廳房之外。秦相立刻問道：“下邊跪的是何人？通上名來！你把我玉鐲、鳳冠偷去，賣在哪裏？從實說來！”

不知賊人如何招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